

# 除旧布新，塑新人的尝试

——卢梭《爱弥尔》述评

郑鹏程

让·雅克·卢梭（1712—1778年）处在近代社会转折点上，是法国十八世纪最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他一生动荡不安，颠沛流离；没有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通过长期勤奋的自学获得了渊博的学识，写作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论著，对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诸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和改革，推进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在其诸多论著中，尤以构思二十年、撰写三十年，融哲学、教育和文学于一体，提出自然教育理论，塑未来社会新人的《爱弥尔》振聋发聩。这是极富内在意蕴，具有巨大历史和现实价值、颤栗中世纪社会的一本书<sup>①</sup>。

## 一、人的价值与尊严

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波澜壮阔，气势磅礴，是一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深刻思想运动。它的基本倾向和主要努力是破坏性的，从理性的本能出发攻击一切腐败僵化的东西，反对现存的社会状况、国家制度、政治权威、艺术、宗教；思维着的理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凡不符合人类理性的事物都遭到怀疑拒绝。作为这一基点合乎逻辑的结果，便产生了一种对人的本性的新信念和对人的价值的新估价。卢梭是这场运动的弄潮儿，在推动这一价值的产生和深化上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此中他提出了“尊重重权”的主张，认为儿童的价值、权利、天性是教育的出发点。

卢梭认为人生而自由，人是高尚的，他不能被简单地看成为旁人服务的工具，不能只考虑他对什么适合，也要考虑什么对他适合；人不是为了自己的位置才存在，位置应该是为人而设的。教育真正研究的是人的地位，怎样培养人，即怎样取得人品，怎样做人，怎样靠自己的力量生活，“从我的门下出去，我承认，他既不是文官，也不是武人，也不是僧侣，他首先是人：一个人应该怎样做人，他就知道怎样做人，他在紧急关头，而且不论对谁，都能尽到做人的本分；命运无法使他改变地位，他始终将处在他的地位上”<sup>②</sup>。但是，传统的教育方式仅仅用社会需要作模型来生硬地铸造儿童，陷之于完全消极被动的地位，因而“尽管有许多人著书立说，其目的据说是为了有益于人类，然而所有一切有益人类的事业中，重要的一件，即教育人的事业，却被忽视了”<sup>③</sup>。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对儿童是一点也不理解的：对他们的观念全错了，所以愈走就愈入歧途。最明智的人致力于研究成年人应当知道些什么，可是却不考虑孩子们按其能力可以学到什么，他们总是把孩子当成人看待，而不想一想他还没有成人呢”<sup>④</sup>。社会的偏见、权威、需要及社会制度往往扼杀了儿童的天性，扭曲了人的本性。因此，卢梭大声疾呼尊重人的价值，尊重儿童的天性，由此掀起了一场教育原则的大革命。

卢梭认为，教育孩子从表面上看好象很容易，但真正使人自由，具有尊严，从而成为人

是非常困难的。“只有自己实现自己意志的人，才不需要借用他人之手来实现自己的意志；由此可见，在所有这一切的财富中最为可贵的不是权威而是自由。真正自由的人，只想他能够得到的东西，只做他喜欢做的事情。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基本原理。只要把这个原理应用于儿童，就可源源得出各种教育的法则”<sup>⑤</sup>。卢梭指出，应用他所确立的方法虽然培养不出什么神童和博学之士，但能培养出有见识、有性格、身心健康、既能行动又能思想的人。这样的人，小时候虽然没有谁称赞，可长大后是一定会受到人人尊敬的。

比卢梭小十几岁的德国大哲学家康德生活有序，终生按着钟点规律学习、工作和进行其它活动，但却有几天破了常规，这就是他获《爱弥尔》后便不忍释手，沉醉于其中了。景行景止，从此卢梭的画像成为他客厅中唯一的一件装饰品。他说：“卢梭是另一个牛顿。牛顿完成了外界自然的科学，卢梭完成了人的内在宇宙的科学，正如牛顿揭示了外在世界的秩序与规律一样，卢梭则发现了人的内在本性。必须恢复人性的真实信念。哲学不是别的，只是关于人的实践知识”。“我自以为爱好探求真理，我感到一种对知识的贪婪渴求，一种对推动知识进展的不倦热情，以及对每个进步的心满意足。我一度认为，这一切足以给人类带来荣光，由此我鄙夷那班一无所知的芸芸众生。是卢梭纠正了我，盲目的偏见消失了。我学会了尊重人，而且假如我不是相信这种见解能够有助于所有其他人去确立人权的话，我便应把自己看得比普通劳工还不如”<sup>⑥</sup>。康德推崇卢梭的《爱弥尔》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可以说，卢梭教育理论的首要意义就在于他发出了拯救人的天性的呼喊，深化了人对于人的本性、价值与尊严的认识。他的《爱弥尔》，深化了人的个性解放的运动及其内蕴，为人们认识人自己，确立了新价值尺度和参照系。这是近代的起点，也是近代社会的开端，其意义是开创了人类社会教育思想史上的新纪元。

## 二、归于自然

卢梭不是一个沉溺于单纯遐想的思辨学者，而是重视实际，关心教育实在效果的思想家。他适应近代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抨击了封建神学，抨击了传统的教育制度和办法，为新兴资产阶级设计培育新人的方略。他发挥了自然与文明对立这一18世纪广泛流行的时尚，把自然作为一个标准和一面镜子衡量文明，评判、估量现存的社会制度，从而在教育思想上提出了归于自然，培养自然人的主张。

卢梭认为，教育是一门艺术，它必须把自然、人为和事物这三种教育协调配合，因为自然教育即我们身体器官和机能的内在发展不是由人所决定的，事物教育即具体的环境、周围的事物对受教育的影响是部分为我们所决定的，而人为教育即人对人施加有意识有目的指导方式是完全由人所控制的，所以必须使事物教育和人为教育适应于自然教育，应使一个人的教育适应他这个人的天性，而不要去适应他本身以外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目标。教育真正目标是什么呢？“它不是别的，就是自然的目标”，即归于自然，成为自然人。

自然人是以天性为师，而不是以人为师，从而与“人所形成的人”是有区别的。“人所形成的人”即文明人，在奴隶状态中生死存亡，从出生到死亡一直受到束缚，只要他还保持着人样，就要受到僵化的封建制度的扼制，在竞争、嫉妒、猜疑、虚荣、贪婪、怯弱、偏见的引导下，败坏了心灵，扭曲了本性，“他的天性将象一株偶然生长在大路上的树苗，让行人碰来碰去，东弯西扭，不久就弄死了”<sup>⑦</sup>。文明人既是暴君又是奴隶，外表彬彬有礼，一派绅士风度，充满学问却缺乏理性，是身心脆弱，戴着假面具的伪君子，难以适应多方面的社会生活，一旦他们不得不露出真面目时，就感到万分的局促，无地自容。

自然人作为社会的新人，是大自然培养出来的，但这是不是说，自然人就是倒退到原始状态的退化之人呢？不是的！卢梭强调指出：“你首先要想到的是，虽然是我把他培养成为一个自然的人，但不能因此就一定要使他成为一个野蛮人，一定要把他赶到森林中去。”他是生活在社会中的自然人，“只要他处在社会生活的漩流中，不至于被种种欲念或人的偏见拖进漩涡里去就行了，只要他能够用他自己的眼睛去看，用他自己的心去想，而且除了他自己的理智以外，不为其他任何的权威所控制就行了”<sup>⑧</sup>。因此生活在自然环境中的自然人和生活在社会环境中的自然人是大有区别的。爱弥尔不是一个奔逐荒野的野蛮人，他是一个在城市中居住的野蛮人，他必须懂得怎样在城市中满足他的需要，怎样利用它的居民，怎样同他们一起生活。卢梭一再指出：“爱弥尔是在农村儿童和野蛮人所享受的那种自由中抚养起来的”。“爱弥尔生来不是为了永远过孤独的生活的。作为社会的成员，他要为社会履行他的义务”<sup>⑨</sup>。

自然人率性发展。华而不实的传统教育使人迷失本性：把天真善良的儿童塑成帝王将相，把纯洁无暇的青少年变成畸形残缺的人，把浪漫活泼的少年转变成充满偏见的人，从而贻害了人，导致社会的堕落腐化。卢梭认为，人在自然状态下，既不是帝王贵族，也不是亿万富翁，所有的人生来都是赤条条地一无所有，都遭遇人生的苦难、忧虑、疾病、匮乏以及各种各样的痛苦，最后注定都要死亡。做人的意义正在这里，就在于适应这种种境遇。所以真正的教育就是教他按他的本性生活。“生活，这就是我要教他的技能”；一到爱弥尔知道什么是生命的时候，首先关心的是教他怎样保持生命，经受住命运的打击，至于财产、职业、等级的区别是次要的。作为一个教师的艺术是，绝不要让学生把注意力放在那些无关紧要的琐碎的事情上，而要不断地使他接触他将来必须知认的重大关系，以便使他能够正确地判断人类社会中的善恶，因为问题不在于防他死去，而在于教他如何生活。生活并不就是呼吸，而是活动，即使用我们的器官、才能及一切使我们感到我们的存在的本身的各部分。生活得最有人意义的人并不是年岁活得最大的人，而是对生活最有感受的人。自然人就是这样的人。

我们要培养的自然人只是一般的平常人，也就是身心健康、发达、全面的人。卢梭指出，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这个次序，我们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长得既不丰富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我们将造成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而按照儿童的天性、身心特点进行施教，那就会培养出有见识，有性格，身体和头脑健康，具新价值新信念的人。所以，在书中卢梭多次给我们描述这位自然人画像。他说爱弥尔身体强壮，心灵手巧，性情温和，喜爱劳动，为人又耐心又顽强，充满了勇气，“他在人类社会是独立生活的，他所依靠的只是他自己。他比任何人都更应该依靠他自身，因为他完全达到了他那样年龄的人所能达到的圆满境地。他没有犯过什么过失，或者说，他所犯的过失都是我们无法避免的；他没有染上什么恶习，或者说，他所有的恶习都是任何人不能保证自己没有的。他的身体强壮，四肢灵活，思想健全而全无偏见，心地自由而无欲念。……他不扰乱别人的安宁，因而可按大自然所能允许的范围生活得尽量地满意、快乐和自由”<sup>⑩</sup>。这样，我们得到的是一个适合于一切环境的既能行动又能思想的人。

卢梭着意描绘的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自然人，引人遐想，引人奋发。你看爱弥尔漫步于乡间小道，流连于湖光山色，吸吮天地之英华，在社会在人生中得心应手，这岂不与那传统所塑造的毫无朝气的昏聩之人形成强烈对比。质朴清新，健达敏捷的他如鹤立鸡群，给社会注入了新的力量，增添了生机。从中难道不会领悟到这个新人的丰彩和魅力，难道不会从中警觉，感悟到疗治社会疾病，改造社会的希望，从而感到兴奋，感到振作吗？

### 三、消极教育

卢梭在书中系统地阐述了消极教育的思想。在他看来，在万物的秩序中，人类有他的地位；在人生的秩序中，童年有它的地位，应当把成人当作成人，把孩子看作孩子。教育的主体和对象是儿童，应该适应儿童的身心发展的具体情况。他说：“那种试图不成熟地造就思想，以成人的职责去教育孩子的教育，我称之为积极教育；那种想在直接授予知识前让知识开路的教育，我称之为否定式教育（即消极教育——引者）。一种否定式教育不是浪费光阴，无所事事，远远不是……它是为了让孩子达到理解真理的年龄时，能够走上引导他向真理进发的道路；在他获得认识和热爱善良的本能时，走上引导他成为善良的人道路。”<sup>①</sup>所以，由于错用时间而带来的损失，比在那段时间中一事不做的损失还大。一个受了不良教育的孩子，远远不如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孩子聪明，因此最初几年的，教育应当纯粹是消极的，教育的基本准则是不按照成规来管教你的学生，要放任无为才能一切有为，“不仅不应争取时间，而且还必须把时间白白地放过去”。“必须懂得：把时间白白地放过去，正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sup>②</sup>；不要急于达到目的，这样才能更十分迅速地达到目的。

这样，卢梭所标榜的消极教育实际上包含相互联系的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强调根据儿童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需要和能力进行施教，每一个年龄，人生的每一阶段，都有它适当的完善程度，有它特有的成熟时期，有它自身的生理心理特点，有它的需要、欲望、情感和爱好，教育过程应以此作为基点；另一方面，教育不在于教学生以道德和真理，而在于防止他的思想产生谬见，防止心灵沾染罪恶，不应在他内在因素尚不成熟时强加给他某种形式的训练，而在于使他获得正确的观念。所以他恳求有先见之明的父母，趁早给孩子的灵魂周围筑起道围墙，安上栅栏，防止身体的不健全和心灵的缺陷。因此，事实上这种消极教育完全是积极的，极富于建设性，从而开启了在新的基础上教育的发生和深化。

根据这样的认识，卢梭把爱弥尔的成长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由初生到两岁半为婴儿期。此时他软弱无能，没有任何心情和思想，几乎连感觉也没有，尚未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因而教育应以身体的养护和锻炼为主，通过合理的饮食衣着、睡眠和游戏，养成健康的体魄，打下人生的基础。从两岁半至十二岁为儿童期。此时儿童体力增长，机体强壮，感觉发达，教育应以感官训练为主，锻炼和协调感官和感觉，让各种感觉来作理性的最初活动的唯一指导。少年期终止于十五岁。此时人的能力增长之速远超出他的需要，是人生最初也是最为珍贵的时期。因理性发达，就要以知识教育为主干，辅以劳动教育，使之成为手脑并用，适应未来多方面生活的人。十六岁至二十岁为青春期，人第二次诞生。这时情欲发动，性情的动荡，造成了他宛如一头狂热且凶猛的狮子不服管教，并日益渗入到社会中，逐渐意识到社会关系的存在，因此教育以道德、宗教和性为内容，为进入社会作准备。卢梭指出应该严格遵循这四个阶段进行施教，打破其次序，拔苗助长只能适得其反。传统的野蛮式就是如此，让儿童欢乐的年龄在哭泣、惩罚、恐吓和奴役中度过，成了老态龙钟的儿童。这种目的和手段错位，本末倒置是荒谬的，应该坚决摒弃。下面以理性教育来进一步阐明消极教育的内蕴。

卢梭认为，我们从来设有设身处地揣摩过孩子的心理，不了解其思想，总是把成人的思想当作他们的思想，总以为极早地向他们灌输各种知识是有用的，比如洛克就极力倡导用理性教育，用灌输手段提高儿童的心智能力。殊不知，儿童时期是理性的睡眠时期，当它还处在蒙昧状态时，你给他一个火炬也是看不见的，而且在辽阔的思想原野中，因为那条理性所

指导的道路的痕迹是这样的模糊，就连最好的眼睛也难以辨认出来。人们在煞费心地寻找读书识字的最好办法，有些人发明了单字拼读片和字卡，有些人把孩子的房间变成了印刷厂，洛克则主张用字骰教孩子们学习识字，这难道是一个真正的方法吗？当一个老师大讲特讲不适合儿童的概念和学问，固然象一个冬烘先生那样显示了博学，然而学生连一个概念也没有听懂，甚至为免于受罚不懂装懂，因此，孩子读书并不等于就在运用思想，他只晓得读书，他不是在接受教育，而在学文字。“他们教给学生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辞句，辞句，还是辞句”⑬！

卢梭指出，爱弥尔是用比较质朴的方式培养的。他说，我们的真正老师是我们的脚、手、眼睛，以世界为唯一的书本，以事实为唯一的教训，不要教学生词语课，要用经验来教他们。“我是一点也不喜欢长篇大论地口头解释，年轻的人是根本不用心听这种解释的，而且也是记不住的。用实际的事物，用实际的事物！我不厌其烦地再三指出，我们过多地把力量用在说话上了。我们这种唠唠叨叨、废话连篇的教育，必然会培养出一些唠唠叨叨，废话连篇的人”⑭。所有一切修辞法在一个不懂得修辞令的用处的人看来，纯粹是咬文嚼字的伎俩。因此教育应该是行动多于口训，在行动中，在做过程中直接接受教育。这样，卢梭就大力提倡实物直观教育，强调大自然、第一手经验、行动、个人的发现是教育的基本手段。

卢梭指出，在求知过程中必须培养儿童的爱好学问的兴趣。好奇心是孩子求知的动力和工具，这引导他去自我发现。“使你的学生去观察自然的种种现象，不久以后，就可使他变得非常好奇；不过为了培养他的好奇心，就不能那么急急忙忙去满足他的好奇心。你提出一些他能理解的问题，让他自己的去解答。要做到：他所知道的东西，不是由于你的告诉而是由于他自己去发现那些学问。你一旦在他心中用权威代替了理智，他就不再运用他的理智了，他将为别人的见解所左右”⑮，陷入盲目的状态。

卢梭认为在兴趣增长起来的情况下，下一步是帮助他获得研究学问的工具和方法。“问题不在于告诉他一个真理，而在于教怎样去发现真理。”他明确指出，需要记着的是，我们想取得的不是知识，而是判断的能力，培养学生的整体能力。传统的教育好高骛远，只是向儿童灌输艰深晦涩的学问，而忽视求知的方法，“那你不仅把孩子看成了哲学家，而且简直把他们看成了圣人，要他们了解连哲学家也没有了解透彻的东西”⑯。纵令是最有天资的小孩，也不要想在三、四年时间的教育中，能对一切科学和艺术都有所理解，获得正确清楚的观念，奠定他长大时能够独立地进行研究，实际上恰恰相反，要是懵懵懂懂地在头脑中堆积一大堆没有经过自己思考而一味死记硬背的东西，结果揠苗助长，堵塞了真正的求知道路。

因此，卢梭一再指出，爱弥尔这个自然人的知识不多，但他所有知识都是属于他自己的，而且其中没有一样是一知半解的。他有一个能包罗万象的心胸，之所以如此，不是由于他有知识，而是由于他有获得知识的能力；他心思开朗，头脑聪明，能够随时应变，不强不知以为己知；虽然不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但至少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再说一次，我的目的不是教他各种各样的知识，而是教他怎样在需要的时候取得知识，是教他准确地估计知识的价值，是教他爱真理胜于一切。采用这个办法，我们的进步很慢，但决不会走一步冤枉的路，决不会在前进不了的时候又不能不倒退回来重新学起”⑰。

#### 四、除旧布新的战书

《爱弥尔》是卢梭把深邃的哲理与汪洋捭阖的浪漫情怀，执着的理想与优雅的风格交融的结晶。他娓娓道来，引人深思。

毫无疑问，这是人类教育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卢梭的自然教育理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他之前的许多教育论著及教育实践过程中，儿童只是被动的受教者，教师、成人始终是教育的中心，忽视儿童的价值与人格，忽视儿童的天性、生理心理特征、生活和能力，主观地设想儿童的未来，把儿童引向追求遥远的利益，千篇一律的灌输方式造就了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使他丧失了活生生的力量。而卢梭提倡消极教育，教育必须依照儿童的内在自然的发展秩序，以儿童生理心理特点，以他特有的看法、想法、感情、需要、兴趣、能力和本能为基础，以具有新价值新信念的自由人为依归，通过恰当的方式促使他身心得到顺利的全面自由发展，培育和造就一个既能思想又能行动的适应于一切环境的自然人。这样，卢梭自然教育理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第一次把儿童提高到教育的中心地位，实现了教育对象和过程的主体转换；就在于他重视儿童的天性，详细地论述了儿童生理、心理因素在教育中的极端重要性，——这是现代儿童心理学、教育学的滥觞，从而赋予教育及其过程以全新的性质和面貌。于是，教育理论便出现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把传统教育中的蒙昧主义、主观、片面、机械、呆板、僵化等各种劣根性批驳得体无完肤，根本改变了教育方法、措施和目的，揭开了历史发展的新篇章。

无疑，卢梭是历史中的人物，受着时代条件和个人认识的限制，难以在论述过程中避免这样或那样的偏差和失误，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这都是在批判旧制度旧理论过程中的侨狂过正，属于认识的角度不同而造成的细节问题。实际上，从整体上估价，时至今日，卢梭提出的问题并未过时，仍然是教育学的中心问题，是我们应该解决而未能或尚未很好解决的问题。他的价值和意义也就在于突出了这个问题。美国实用主义代表人物杜威曾这样评价道：“卢梭一生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有许多是愚蠢的。但他认定教育应当根据受教育者的天赋能力，根据研究儿童以发现这些天赋能力，这种主张却是现代一切发展教育的努力的基调。他的意思是说，教育不是把外面的东西强迫儿童或青年去吸收，而是要使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得以生长。从这个观念出发，就产生卢梭以后许多教育改革家所竭力强调的种种主张”<sup>⑧</sup>。卢梭的理论是现代教育理论、准则的源泉，是人类文化财富和教育瑰宝。因此难怪有人认为现代所有教育学原理都被这本书在二百年前提出了，即使其他著作被毁，只要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卢梭的《爱弥尔》留存于世上，教育园地也仍然是馥郁芬芳，满园春色。

同哲学一样，教育理论也总是出现于动乱和变革时期。在这样关键时候，人们总是被现实、环境和形势所迫去寻求新的办法，探索表面现象下的根源和对策，试图以教育的形式造就出某种灵丹妙药以便改造社会。卢梭的自然教育理论的提出也是如此，具有社会意义。他生活在新旧制度交替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代，特别敏锐地感受到当时法国岌岌可危的社会秩序正面临着危机和革命，预感到刚刚诞生不久的资本主义迅速取代封建主义的必然性，因此他按住了时代脉搏，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教育诸方面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探索和战斗，表现了这位反封建、反宗教启蒙斗士的坚定信念和一往无前气概。卢梭把教育看作改造社会，变革政治制度的重要方面，看作囊括了社会生活本身所包含的一切，因而在这方面费力良久，作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精心探索。应该说，《爱弥尔》一书作为最系统的著作，是这位“为革命而开导人们头脑的巨人”（恩格斯语）融汇他一生探索的深邃结晶，不仅是一部教育学名著，而且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他的其他著作，不理解《爱弥尔》就不能正确理解他的政治社会哲学。爱弥尔这个卢梭所着力描绘的自由的自然人形象是他改造社会反抗封建制度的理想的具体化和寄托，在绚丽多彩的外衣下深藏着现代精神。他难道不是力图给沉沦于僵化的封建制度造成的非人化境遇中的人们带来震（下转第63页）

化,引起民族问题的冲突,影响安定团结。

此外,大家还就实现跨单位的学术联系,逐步克服民族学成果中存在的不可比与不可评性,开展健康的学术批评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 (四)对中国民族学在 21 世纪的展望

与会的中青年学者,对民族学在 21 世纪的中国社会大发展中将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均持比较一致的看法。彭雪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认为,中国民族学在未来的重要地位,主要取决于我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也取决于世界范围内民族问题的长期存续。她指出,中国的现代化,是各民族共同的现代化,由于中国民族

地区的今后将面临着经济社会的大发展,从而也就给民族学发挥自己的学科优势,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受中国民族学学会秘书处的委托,周星在座谈会的总结发言中指出,本次座谈会上的交流,对每一位与会者,都是一次级好的学习机会,大家发表的种种见解和主张,将有利于中国民族学的进一步发展。周星指出,正像宋蜀华会长在座谈会的开幕词中所说的那样,民族学不是一门纸上谈兵的学科,因此,从现在起,如果大家都能够努力地去实践,去探索我们今天所说的见解或主张,那也许可以设想,这次中青年座谈会将能够在未来的中国民族学发展史上占据它应有位置。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白耀天)

(上接第 80 页)颠,启明在法国乃至西方社会异化现象日趋严重的困境中吟痛的心灵,启示在这新旧交替的历史关头尚处于彷徨中的人们不仅要对社会生活进行批评和怀疑,而且要重新估价,重新塑社会生活的新价值标准和新维度,启发尚在黑暗中摸索历史前途社会出路的人们如何培养旧社会的掘墓人,推翻专制制度,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很显然,《爱弥尔》敲响了封建主义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的丧钟,为新生资产阶级指明了方向。难怪《爱弥尔》一书刚问世,即受到教会和封建当局一致严禁和查封,卢梭为此颠沛流离,四处漂泊,承受了许多非人的迫害。因此,卢梭自然教育理论适应和融汇了社会生活和发展的需要,深刻有力地表达了时代精神。《爱弥尔》不是宁静课堂上的高头讲章,而是战斗的檄文,是破旧立新的宣言,是 18 世纪启蒙运动成就的突出代表。它通过培育新人,指

划未来去完成积极和崭新的建设。

#### 注释:

①我们认为,要正确理解《爱弥尔》一书不能脱离卢梭个人生平和时代背景,也不能脱离他一生思想发展过程,更不应与“自然与文明对立”这一方法论前提分离。本文在这些方面均略过不提,有关内容请参看拙作:《评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3 年第 1 期。

②⑤⑦⑩⑫⑬卢梭著,李平沅译:《爱弥尔》,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年版,第 9、序言、29、29、74、1、344、459、271、166、113、225、206、247、279 页。

⑥转引自(德)卡西尔著,刘东译:《卢梭·康德·歌德》,三联书店,1992 年版,第 2 页。

⑦转引自(英)劳伦斯著,纪晓林译:《现代教育的起源和发展》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 年版,第 137 页。

⑧杜威:《杜威教育论著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 13 页。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学院政法系)

(责任编辑:李富强)